



聊城 全民阅读

蒲松龄

东昌府区 范恩民

有一天,作家康学森问我,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哪一部。我说是《聊斋志异》。

我跟他开玩笑说,我的青春期教育是通过《聊斋志异》完成的。一位书生,夜宿荒宅,来了个美貌的女子,然后成就一段好事,开始一场传奇。这是一个不会追女生的大男孩最喜欢的故事类型。现在看来,《聊斋志异》对我的影响,确实超出其他书。

我通读过3遍《聊斋志异》。第一次是在大学一年级放寒假的时候。在南方那个又潮湿又阴冷的冬天,我披着一件厚厚的棉大衣,缩在被窝里读《聊斋志异》。读到兴奋的地方,我披衣而起,绕屋转圈。那种被点燃的感觉,我至今记忆犹新。读《聊斋志异》,我充分感受到了文言文的魅力。我认为,自己对文言文有不错的语感,至少有一半的原因是因为读了几遍《聊斋志异》。

不过,这还不是我喜欢《聊斋志异》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蒲松龄这个人。

蒲松龄19岁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就得了县、府、道3个第一,名震半个山东。他起点很高,有才气,年纪轻,按照常理,只要努力,考个举人搏个功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科举时代有一句话,叫“场中莫论文”,考场成败有时

候跟才华没啥关系,与运气关系很大。蒲松龄的运气就特别不好。此后的50多年,他一直卡在秀才这个级别上。考了一辈子,再无所获。

许多时候,蒲松龄靠在大户人家当私塾先生维持生计,虽然不能说多穷困潦倒,但是日子过得非常紧巴。因为教书的地方离家比较远,他和妻子刘氏聚少离多。

就是这样一个人,写出了《聊斋志异》。

你可能会说,中国古代有才华而官场不得意的人并不少。杜甫有一句诗“文章憎命达”,说的就是有才华的人总是命运不好。

还是有点儿不一样。

其他的文人,虽然在仕途上不一定顺利,但可以将文学创作的成就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中国古代文学中,诗和词才是最受追捧的文体。写出好诗词,虽然不见得能当官,但还是非常受尊敬的。李白诗名远播,连唐玄宗都要召见他。杜甫诗名远播,被剑南节度使严武关照,所以才有成都的杜甫草堂。还有柳永,虽然他写的很多词难登大雅之堂,但是连皇帝都知道他。一个文人只要有现实成就感,只要还能听到身边传来的掌声,他的精神支柱就还在。

但是蒲松龄不同。如果你读过《聊斋志异》,你就会被蒲松龄的用心震撼到。《聊斋志异》里面的文章谋篇布局之巧妙、遣词造句之精当,再有才,也要倾注毕生心血才能做到。

看《聊斋志异》的时候,我经常会有一种吃惊的感觉。写小说,在当时是那么不被重视的事,但蒲松龄每次下笔时,都有一种凛凛的敬重感。一字不苟且,一笔不草率。他心里的读者,一定不是当世的人。

蒲松龄对标的不是写小说的人,也不是写诗词的人,他对标的是司马迁。《聊斋志异》中很多篇小说的最后一段“异史氏曰”,也是借鉴的司马迁。更重要的是,在创作的时候,他们都极其孤

独,没有知音,以一杆笔面对千秋万代,都花了一生的心血,著作都篇幅巨大,都是在写的时候不知道它能不能流传下去。但是,他们都写了。

作为一名在乡间很受尊敬的读书人,蒲松龄对于社会事务也非常尽心。他写过《农桑经》,传播农业知识;编过《药崇书》,讲解医药养生知识;编过《日用俗字》《婚嫁全书》,向村民普及文化知识。他还为很多百姓写过状纸,参加过救灾救荒,到70岁时,还上书检举贪官。

回看蒲松龄的一生,19岁春风得意,然后一路高开低走,以世俗的眼光看,他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如果换成一般人,心态早就崩了。但是蒲松龄没有,还是那么认真,对每一件事都认真,写作时对每一个字都认真,认真到就像他已经知道,这部《聊斋志异》一定会流传千载。

我从十几岁开始读《聊斋志异》,蒲松龄一直是我的一盏灯。认真做平凡的事,就像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一样。认真过短暂世俗的生活,就像面对千秋万代一样。如此,再普通的人生,也能够拥有无穷无尽的可能。

大学时,有一次我偶然读到蒲松龄的一句诗,当时就流泪了。那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与他恩爱了一辈子的妻子刘氏先他而去。他来到亡妻的墓前:“欲唤墓中人,班荆诉烦冤。百叩不一应,泪下如流泉。”我想喊你的名字,听到你的回答;我分开墓前的杂草坐下来,想跟你说说心里的苦楚。但是,我怎么敲你的墓碑,你也不回答,我的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天人永隔的巨大悲伤,也是第一次知道,一个人的一生,不止这一世,你可以超出自己的生命大限,向亲人、向后世诉说——无论小声地倾诉,还是大声地呼喊。就算对方听不见,你还是有了属于自己深情的一生。

去吧,我走了,我们走了。

3匹健壮的骏马,虽然拉着7个人、一些家当,但走得又快又稳。谢榛不禁啧啧称奇。他以前没有见过这样雄健的骏马。王府就是王府。

马车一路往西,一直走到顺德城南,才折向南去。往南一百多里路程,便是有名的城市邯郸了。邯郸是赵国的都城。远远地望着邯郸古城那高大壮美的城墙,谢榛所读诗书于脑子里激荡开来,诗兴大发。于是,一首《古怨》便孕育出来:

古怨

邯郸少妇美容光,嫁与燕京游侠郎。白璧黄金买歌舞,不知风雨断人肠。

新诗吟咏出来,谢榛心里更加充实了。他深情地看了妻子一眼,笑了一笑。妻子意会到那笑的内容,悄悄打了丈夫一下。谢榛突然大笑起来。元炜问道,爹爹你笑什么呢?信使这时插言,你爹爹是诗人啊。对了,先生,你到了王府,与王爷论起诗来,将会通宵达旦。

(未完待续)

- 欢迎加入一城湖QQ群(群号:584666478)品书、聊书,讲述你与书的故事。
- 一城湖投稿邮箱:lcwbyichenghu@126.com。

荐书



花镜

作者:[清]陈溪 著/伊钦恒 校注/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供图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花镜》是主要介绍花卉植物的专著。全书共七卷。最新修订时,参照《中国植物志》和《江苏植物志》,重新核对了每种植物的拉丁学名,同时插入了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各位专家精心绘制的墨线图。

聊城市新华书店提供



想为你的深夜放一束烟火

作者:刘同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刘同用120%的真诚,记录了人生中最狼狈、最尴尬、最不想面对的23个深夜时刻,同时记录了身边人鼓舞自己的23个瞬间。每个人都会经历那种深夜难眠、白日难熬的日子。要知道,人生不只有白天和艳阳,还有深夜与烟火。纵有起落,冲要冲得无畏,丧要丧得热烈!

聊城普禾书吧提供

小说 连载

《布衣诗人谢榛》

聊城 武俊岭

(29)

元灿、元辉,走路都一蹦老高,往车上搬着东西。谢榛干惯了农活,有的是力气。不到半个时辰,3个人便搬完了。谢榛妻子想把盛油的瓷瓶拿到车上去,被信使阻止了,说这个不要拿,在车上碎了可就麻烦了。妻子笑一笑,放回灶屋。弟媳恰好看见,眼睛笑成了一条缝,走近,用手戳戳嫂子的后腰,说,去大地方享福去了,还这样会过日子。嫂子说,去去去,人不能光想着好。

这话让谢榛听见了,心里不觉一沉。但事到如今,喜悦还是主要的。若说担忧,自然是有那么一点。谢榛直到此时此刻,还有点不敢相信自已命运的改变。

信使似乎有所觉察,便对谢榛说,先生,没什么可犹豫的。王爷可是嘱咐小人要尽快把您接到安阳,不得有误。王爷脾气虽好,但下人随意犯错,就实在不应该了。

一句话,说得谢榛立即踏实起来。但是,离开居住了几十年的老家,谢榛突然怅惘起来。他走进书房,看看小床,看看书桌。他抚摸着被自己的双臂磨得光滑的桌子棱角,内心深处涌上一股辛酸。返回两间里屋,看看那张大床,回想着发生在这张床上的喜怒哀乐、悲苦欢愉,谢榛的眼睛湿润了。走到院子里,看一眼房檐,看看瓦缝里的一棵小草,谢榛忽然有了写诗的冲动。

马车旁边围满了人。王南村父子、两个表兄、姑夫姑姑、内弟,还有弟弟谢松一家人。待家里其他人都上车后,谢榛向众人拱手行礼。最后,他握住弟弟那双粗糙硬实的双手,泪水无声流下。弟弟也是泪流满面。谢榛说,弟弟保重!别忘了到安阳看我。

谢松说,会的,会的。

谢榛面对众人,大声说,大家都回